



前世今生

媲美《牡丹亭》离魂相恋之生死传奇！
晋江原创网千万点击率，高居榜首之凄美大作！
奇情才女，断人柔肠。假借离魂之璧，述尽儿女痴情！



蓝紫青灰·著

一样是双十年华，两段痴恋的牵绊。
一分凉意，二分微醺，则为你如花美眷，伴我度似水流年。

晋江原创网
JIANJIANG ORIGINAL

珠海出版社

离魂



离魂

QIANSHI JINSHI
系列

前世今生

珠海出版社

蓝紫青灰·著

72800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离魂 / 蓝紫青灰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8. 10
(前世今生系列)

ISBN 978-7-5453-0086-4

I. 离… II. 蓝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66752 号

前世今生系列·离魂

©蓝紫青灰 著

责任编辑: 姜 蓓

特约编辑: 管嫣红

装帧设计: 棱角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

电 话: 0756-2639330 邮政编码: 519000

网 址: www.zhchs.net

E - mail: zhchs@zhchs.net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1000mm 1/16

印 张: 43 字数: 846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3-0086-4

本册定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)

上 篇
其雨其雨·杲杲出日
001

- 第一章·家戏·003
第二章·闺叹·007
第三章·拒婚·012
第四章·寒食·018
第五章·失盗·022
第六章·提亲·026
第七章·照壁·032
第八章·离魂·037
第九章·补绣·042
第十章·情起·048
第十一章·魂探·053
第十二章·乱离·059
第十三章·狐惑·065



- 第十四章·访旧·071
第十五章·认女·076
第十六章·镶珠·082
第十七章·寻人·088
第十八章·春闺·094
第十九章·冬至·100
第二十章·避祸·107
第二十一章·窃画·113
第二十二章·受困·119
第二十三章·还魂·125
第二十四章·流年·132
第二十五章·寻梦·140

下 篇

月出皎兮·佼人僚兮

147

第二十六章·游园·149

第二十七章·惊梦·154

第二十八章·绣球·161

第二十九章·分茶·168

第三十章·花烛·174

第三十一章·却扇·180

第三十二章·试题·186

第三十三章·梅雨·193

第三十四章·纸燕·199

第三十五章·中元·205

第三十六章·二我·212

第三十七章·夜心·218



第三十八章·冥见·225

第三十九章·粥饭·231

第四十章·结发·237

第四十一章·美眷·244

第四十二章·欢焰·251

第四十三章·完璧·258

第四十四章·霜白·265

第四十五章·冰舞·272

第四十六章·曲阑·279

第四十七章·人散·286

第四十八章·魂语·293



• 杲杲出日

从高处看，乔家大宅的五进院落都被重重青瓦湮没了，白墙粉壁，卵石甬道，雕花窗棂，海棠玉兰，悄悄地藏在乌黑的屋顶下，秘不示人。即使站在镇外的山上，也只能看见波浪一样的屋脊在春雨中泛着光。黄昏天色里，乔家就似是一条乌青鱼，竖着脊背游进灰绿的雨雾中，头尾不见，只露中段。

乔家这条鱼身中段胖来，胖得像猪肚。镇上有小儿歌谣唱：吴镇吴镇像只乌龟，尾巴粗来牛喝水，壳子空空乔家最肥，四只脚脚是老虎腿。歌谣中暗指吴镇的四大家：韦家、牛家、乔家、吴家。整个吴镇地形似龟，韦家住在镇西，牛家住在镇东，守住了镇子的一头一尾；乔家在镇子中央有大片的宅第，却是人丁单薄，十室九空，只余一房在镇上；吴家却是族人众多，更兼出镇的三条水路上的桥和一条陆路都是吴家所有，就像是龟的四足撑开来，豪门富户，气势如虎。

春雨绵绵，连月不止。屋角墙脚洩出湿绿的青苔，大树的阴面苔藓厚积如铜钱，一片片的指状石苇斜斜从树干上萌发，一朵朵的白色小菌伞在叶底的雨雾中缓缓撑开。河里的水涨了两尺多，就快漫上驳岸。河道里的船只靠岸，已不用停在码头石阶旁边，不拘什么地方一拴，抬脚就上了街道。

街道上行人匆匆，撑着油纸伞，脚下的两齿木屐子踢踢蹦蹦地走在青石板路上，从街头响到街尾。穿这种木屐子的多半是年老的妇人，男人们穿鞋面刷桐油、鞋底钉牛皮的雨鞋，时而有钱的穿泊来的东洋套鞋，亮堂堂、光滑滑，泥浆污物舀瓢水一冲就干净了，年轻的小姐太太则穿着有细细后跟尖尖鞋头的西洋皮鞋。这小小的吴镇虽说僻处水乡，却是水路通达，东到杭州，北抵上海，西接徽州，南下金华，只凭



一船皆可通行无阻，东洋西洋的货物一早摆在了街头吉昌百货洋行的大幅玻璃橱窗后面。

吉昌行是吴家的生意，除了东洋套鞋、西洋皮鞋，美孚的火油、日本的火油、沪上海的自来火，无锡的面粉、杭州的白洋纱袜子他家都卖，本地的生丝、茶叶他们也收，生意做得四通八达，杂七杂八。有了余钱他们便购地买田，吴镇镇外一半的农田和桑林都是吴家的了。而那一半，都是乔家的，是乔家早一百年前辞官回乡的先祖置下的。乔家是吴镇上的阀阅世家，书香门第，官宦子孙。

只是近五十多年来，乔家逐渐衰落，从聚族而居的大家，到长房的独子单传，已有三代了，旁支亲戚也七零八落，剩得几个旧人，也走的走，散的散，往杭州、上海去谋出路了。如今守着这乔家大宅的，就是乔家长房的大老爷，别号“烟霞散人”的。他的元配夫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便下世了。过了两年，乔老爷又续娶了一房继室，这位夫人过门多年都没生养，乔老爷也不急，只说大清国的皇帝都几十年没个龙子龙孙出世，何况我们？每日里只是唱曲逗鸟，家里养了一班小戏，也有三个戏子，两个琴师。乔老爷日夜和戏子们混在一起，操琴拍曲子，说要把《牡丹亭》全本演上一遍。他置行头，请名师，邀宾朋，一来就十天半月住下研习，乔家十数年都飘着绵软的水磨腔，硬是把续弦的夫人也磨死了，只留下一个女儿。别人向他道恼，乔老爷却欢喜不尽，说都要走这条路的，迟一点早一点罢了。他又说，我有子有女，还有什么可恼的？他便不再续娶，买了两个小妾服侍起居。儿子乔之珩已经长大，送往西洋读书，小姐乔之琬养在闺中，由得妾侍教养。

光阴易过，转眼乔老爷就六十了，他言道人活六十不容易，少不得从俗，要摆一下花甲宴。更兼家班在十年间把《牡丹亭》全本通演了一遍，他要为他们搭台演戏，以示庆贺。早三个月，他就派人寄信给苏州扬州的名角名票、上海杭州的名士名流，阳春三月之时，花月春风之际，在乔家唱上半个月的戏。

正日子那天，本镇的头面人物也都来了，韦家、牛家、吴家的老爷少爷们聚在花厅，跟名士贵宾们喝酒听戏，太太夫人姨奶奶们则在二楼上和乔老爷的两房姨娘说话。花厅前的小戏台上正唱着《惊梦》，扮杜丽娘的是家班里的沈九娘，跟她搭戏演春香的却是上海的名旦琴湘田琴老板。这琴老板不过二十来岁，却是红遍申江，扮相娇美，唱表俱佳。往日在台上都是他的杜丽娘，今日却甘为沈九娘做婢做贴了。上两出《闺塾》里和乔老爷票的塾师陈最良闹学打诨，端的是娇憨痴顽，甜俏可人，引得台下一片喝彩声。这里引着杜丽娘看過青山杜鹃，脸上一团孩气，更衬得沈九娘桃腮杏眼，柳腰莲步，令人如痴如醉。一出《惊梦》唱完，《慈戒》过场中，客人们才低

声交谈，都道是这沈九娘驻颜有术，哪里像是四旬徐娘。

韦家老爷向来和乔老爷交好，隔三差五就会到乔家听曲，对乔家之事最为熟悉，听人质疑沈九娘的年华几何，当下睁开眼睛道：“九娘从十一岁进乔家，今年是整三十年了。当年霞翁从茧船上偶见此女，便觉得是可造之材，邀来此间，命曲师调教，只半年就莺声嘶嘶，惊杀人也。霞翁慧眼品人，绝无看错。”

旁人听了，纷纷赞叹。韦老爷又道：“霞翁迷戏，已是个痴人，这九娘更是个痴人，自学上这个，就再没有一日搁下，真个的是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，三十年间从没间断，方有今日之杜丽娘。你们看琴老板，那也是绝色绝艺的了，比起九娘，尚差三成火候。”

牛老爷道：“那是琴老板年岁尚轻，再加二十年辛苦，也许就有了。”韦老爷摇头道：“非也。琴老板处乱世红尘中，夜唱日眠，晨昏颠倒，更兼往来酬宴，忍气吞声，难免心浮气躁，为尘世所累。再过十年，就会艳名渐低了。他若是能有九娘的运气，遇上霞翁这样的东家，尚可再越一层，否则到此为止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台上《慈戒》已完，琴湘田扮的春香在咒道：“敢再跟娘胡撞，教春香即世里不见儿郎。”

吴家三少爷吴菊人听了微微一笑道：“琴老板的春香真是演活了，他的杜丽娘我在上海看过，那是不如春香了。韦老爷，这唱戏，除了要一副好嗓子和静心修炼外，伶人的性子合不合角色也是戏好不好的一处关节。”

韦老爷点头道：“你这话说得有理，看不出你年纪轻轻，却是个懂戏的。幽贞娴淑的杜丽娘，就该绵软安静的沈九娘来扮，娇痴娇憨的春香让爱说爱笑的琴湘田来唱，就是找对了人。我就说霞翁会看人，再没有错的。嘘，听九娘唱了。”一桌子人屏声静气，听沈九娘幽幽叹道：“只图旧梦重来，其奈新愁一段，寻思辗转，竟夜无眠。”

吴菊人听了两句，有些儿闲闷，眼光不自觉地放在了杜丽娘的衣裙上，看了一会儿，轻声道：“九娘的行头是哪处做的，花色这样鲜活？我在外边从没见过。”

韦老爷晃了两下头，才抽空答道：“你问九娘的行头？呵呵，都是霞翁的如夫人和女公子绣的，外面当然看不见。这可是真正的顾绣，如今有这个本事的，满世界找不出十个人来。”

吴菊人暗赞自己眼光好，怪不得衣裙上的花叶随着九娘的手法脚步随光转闪，像是活的一般。他便又问道：“真正的顾绣？如今还有这个？我当是早就绝迹了。”

韦老爷伸出一根手指，在桌上轻敲了两下，道：“霞翁的小夫人中有一位是松江丁佩的再传弟子，自归乔家，就将一身绝技传给了女公子。”



吴菊人惊问道：“这松江丁佩就是道光年间著有《绣谱》的那位吗？传说她既精刺绣又通画理，于顾绣是心知其妙而能言其所妙者。”

韦老爷看他一眼道：“贤契连这个也知！哦，你家现做着绣品买卖，对这个精通，原也不奇怪了。不错，顾家后人设幔授徒，收有无数女弟子，以至后来仿效者皆称顾绣，市面上仿伪甚多，真品难觅，你们是应该留心的。我看贵宝号里，有一幅真品顾绣乎？哈哈。”

吴菊人淡淡一笑道：“自然是不如乔老爷家的多了。顾绣多以名画为本，杜丽娘身上的这件衣服上的梅花，不知描摹自哪位大师的画儿？”他自小跟着两位兄长学做生意，读书不多，于书画上甚是有限，这时虽见沈九娘的戏衣花帔上的花儿鲜亮，却也认不出是哪位大师的手笔。

韦老爷笑道：“不是哪个名画家的画儿，乃是乔家女公子的丹青。”

吴菊人“哦”了一声，沉思不语，再看九娘心迷眼软，桃腮春情，低回婉转，不觉心中一动，贴在韦老爷耳边问道：“乔家女公子芳龄几何了？有了人家没有？”

韦老爷眼睛只顾看着台上，随口答道：“总有十八了吧，怎好去问人家这个？估计是还没有许人。嘘，嘘，听这个。”韦老爷心里厌烦老有人在耳边聒噪，将身子挪到另一边，离吴菊人远点儿，痴痴地看着台上的杜丽娘。

吴菊人也不气恼，笑一笑坐正了身子，静静听戏。

台上那杜丽娘迟迟疑疑地叹道：“咳，寻来寻去，都不见了，牡丹亭，芍药栏，怎生这般凄凉冷落，杳无人迹？好不伤心也！”

待她唱完“少不得楼上花枝也则是照独眠”，这上半天的戏唱完，乔家人排出盘碗酒盏，乔老爷换下戏装，笑嘻嘻出来与客人劝酒。午间休息过后，又唱起戏来。

这老天也争气，前些时下了整月的雨，河水快漫上街道，谁知到了临了，巴巴儿地就放了晴，春风拂面，柳絮绽眉，轻飘飘地随风上下，进了这深宅高院，有几片被杜丽娘的水袖牵住，便随着她的身姿忽起忽落，沾衣惹带，似解相思。

吴菊人本不是个爱听戏的，但这天却在乔家坐了整整一天。晚上掌起灯来，台上仍演着，是请的外班在唱《牝贼》。散了戏，人静灯暗，热闹了一天的乔家也歇下了，那天又淅淅沥沥地地下起牛毛细雨来，把个踩踏了一天的青砖拼花的院子地重又下得净润如洗。

漆黑的镇子静静地传出几下吱吼声，不知是猫儿还是黄鼠狼捉住了老鼠在抢食；稍远处镇子外的燕山上寒光点点，不是鬼火，更非萤光，而是老狐带着她的小狐猎食饱归，狐眼碧目，冷冷地俯视着下面的人家。

乔家热闹了半个月后，客散人走，一家子人像是走了真气，都懒散了，丫头婆子们捶腰揉脚，厨子小厮们懒动懒做，守夜的哈欠连天，应门的无精打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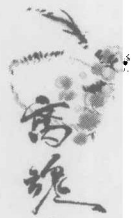
乔老爷连日兴奋劳累，身上便不爽利起来，有些个头痛咳嗽，请医问诊又忙了半日，歇在内院。云姨娘也知下人们劳累，便在内院里生了只小小的泥炉子，燃着了炭结，自己熬药。她服侍乔老爷吃了药，又用一盏薄铤子在炉子上熬粥，放了少许川贝母，拧了两个生梨汁，调了雪白的洋糖进去，熬得了两小盅，服侍乔老爷吃了一盅，那一盅便捧与九娘吃。

九娘生生唱了小半月的戏，虽是每日里曲不离口的，但吊嗓子拍曲子和大演大唱终究是两样，劳心劳神劳力的，不敢有半点儿差池，因此上嗓子正发紧，喝了这粥，甜丝丝润津津，甚是舒服。

云姨娘看老爷和九娘喝了都赞好，便和翠姨娘商议再多熬些，每人喝点儿。翠姨娘笑道：“偏劳你了，既这么好，那我们也沾光尝尝。这几日说的话，抵往常小半年的。”

云姨娘嗓子也有些哑，笑道：“那得吩咐厨房去整治，要是搁这里熬，再熬半个月也不够的。”一时吩咐厨房买上半挑子梨，拣汁多甜脆的熬粥，余下的便让下人们每人分上两个。虽说宅子里唱了半月戏摆了半月的酒，但先头的准备买办也花了半月有余，下人们劳累一场，原该体恤他们些。

乔老爷这两个姨娘，一个名叫云霞，一个名叫翠轩，都是乔老爷从《牡丹亭》戏文中随手取来一用的。这翠姨娘便是韦老爷口中擅善顾绣的，每日除了刺绣，诸事



不管。那云姨娘便兼了管家娘子，诸人起坐穿用之物全归她管，服侍老爷和翠姨娘着实精心，怕顾不上女公子之碗，便派了两个大丫头去服侍。这两个丫头一个叫鸚哥，一个叫唤茶，这名儿也是乔老爷取的，他因《闺塾》中有一句“昔时贤文，把人禁煞，恁时节则好教鸚哥唤茶”，便把这两个丫头的原名改了。当初买来原是服侍小姐母亲续弦夫人的，夫人故世后，姑娘也大了，便辞了乳娘保姆，让这两个丫头去服侍。

这日午后，小姐在屋内歇中觉，鸚哥和唤茶在檐下晒太阳拣燕窝，低低地说着这几天的热闹，一个道唱小旦的琴湘田扮相好得跟咱们似的，没想到洗了脸换了衣裳，却是仪表堂堂，那模样跟赵云、吕布好比。一个道那个扮小生的余度香看着虽好，唱功却不及咱们家的冒聘芳。鸚哥道：“咱们冒先生要是年轻十岁，那个余度香哪里比得上？”

唤茶轻笑道：“是的，是的，谁能比得上你的冒先生？”

鸚哥打她一下，却叹了口气，不说话。唤茶又道：“九娘扮上后和余度香站一块儿，还真看不出差着十来岁。这九娘吃的什么，仙女般的只长岁数不见老？”鸚哥道：“她餐风饮露，谁能跟她比？”

唤茶奇道：“咦，有人呷醋哉。这门子飞醋你可吃不着，九娘是早说过不嫁人，唱戏唱一辈子，在乔家养一辈子的。”

鸚哥道：“我岂是不知？但冒……”

唤茶道：“冒先生和她也没什么情，不过是天天在一处，熟惯些罢了。依我说，你不如求云姨娘，让她给老爷递个话。”

鸚哥啐道：“看我不撕你的嘴！人家没提，我上赶着，什么意思？到时说破了，又没个结果，我还怎么往那边去？”

唤茶道：“那你这么拖着了？这一年地大上去了，算算你都几岁了，这不是白耽搁了你吗？”

鸚哥恼道：“不过比你大一岁，难道我就老了不成？正经咱们碗小姐还没说上人家呢，怎么也要把小姐送出了阁，才轮得到你我。”

唤茶“呸”一声道：“你是你，别拉扯上我，我可没看上什么人，不急着嫁。”低笑一声，又道：“小姐眼看也二十了，老爷也不上心看着挑个人。”

鸚哥冷笑道：“老爷眼里，除了戏，还看得见什么？怕不把碗小姐也磨成个杜丽娘他不甘心。不过这世上可没个柳梦梅、回魂汤，让他好硬拷状元公。”

唤茶“扑哧”一笑，道：“你成日地往别院跑，也学得一口的戏腔。将来两口儿不

怕没得话说，日里是戏，夜里也是戏。‘姐姐呵，见了你紧相偎，慢厮连，恨不得肉儿般团成片。’”说着便学唱了两句。

鸚哥忙拦住道：“轻声些，莫吵醒了她。咱们私底下这些没脸没皮的话，可不能让她听见。她姑娘家面皮薄，哪里禁得住我们这么胡调说笑。”

唤茶忙道：“知道了。”又放低声音道，“琬小姐也可怜呢，没了亲娘，老爷又是个不理俗事的。你看看这两年，小姐是越发地瘦得可怜了，还每天端坐着给老爷绣这个绣那个，直着腰梗着脖子，一坐就是一天，大冬天也不歇，手冻得跟那桌上摆的佛手似的。我看着都不忍心。”

鸚哥道：“老爷要琬小姐给他挣脸呢，你没听见客人们都夸九娘的戏衣彩裙花活叶鲜的，把老爷高兴得什么似的，把个翠姨娘和琬小姐使唤得还不如咱们轻省，真真可怜。”

唤茶道：“只盼着琬小姐嫁个好人家，姑爷知道心疼人，离了这里才好。这做绣活做到哪一天才是个头呢？还不如绣绣自己的嫁衣。”

鸚哥道：“嫁衣倒是早有了，还是夫人预备下的。可是我说，除了自己亲娘，谁会想到这些长远的？那时候是夫人眼看自己不行了，叫个人进来做寿衣，便一并把小姐的嫁衣也做了。你可听说过寿衣嫁衣一块儿做的？还不是没办法，把人生逼成个诸葛亮了。”

唤茶道：“可不是。唉，小姐这么好的性子，我怕她将来要受婆家人的气。”

鸚哥忽笑道：“把你陪嫁过去不就行了。有你这个红线女在，谁还敢欺负了她？”

唤茶却不笑，道：“你这话说得是，将来小姐有了人家，你就跟了冒先生去，我就陪着琬小姐，你遂你的心，我称我的意，大家都没牵挂。”

鸚哥道：“瞧你如意算盘打的，这些大事岂容你我做主？说也是白说，再则，你干脆利落地派好了你我的前程，就不牵挂我了？”

唤茶道：“我做什么要牵挂你？冒先生温柔多情，怕不牵得你晕头转向，挂得你没闲工夫胡思乱想！你没空想我，我巴巴地想你做什么？”

鸚哥骂道：“死丫头，就会拿我取笑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。”说着拿了拣燕窝的镊子去戳唤茶的脸，唤茶笑着躲闪，早忘了要低声，莫要吵着人。

屋内琬小姐早就醒了，把两个丫头的话听得清清楚楚，一时感伤一时好笑，听鸚哥钟情冒先生，不免又有了自怜之意。她把个杜丽娘的戏词来磨心，暗叹道：“年已及笄，不得早成佳配，诚为虚度青春，光阴如过隙耳。”听鸚哥和唤茶拿了拣好的燕窝交去云姨娘处，屋里四下无人，便唱道：“没乱里春情难遣，蓦地里怀人幽怨。则



为俺生小婊娟，拣名门一例、一例神仙眷。甚良缘，把青春抛得远。俺的睡情谁见？则索因循腼腆。想幽梦谁边，和春光暗流转？迁延，这衷怀哪处言？淹煎，泼残生除问天。”唱罢，又吟道：“俺乔之琬好不可怜呵，连梦也无一个，怎比她杜丽娘呵？”

原来这之琬小姐从小听戏长大，早把这些曲子学得烂熟，只不曾在人前唱过。非但是她，就连家里的丫头下人，凡聪明伶俐的谁不会唱上两句？只是不识字的难解这里头的情怀，听是听，唱是唱，过了便撂了。只这之琬小姐，从小儿这《牡丹亭》便是她的识字课，女儿家哪禁得住这般淹煎？春情难遣，无人可述，未免自伤自叹，自比杜丽娘了。

鹦哥和唤茶把燕窝交给了云姨娘，告退下来，鹦哥向她央道：“好妹妹，陪我去别院瞧瞧冒先生去？”

唤茶嗤道：“奇哉怪也，我去做什么？你们的私房话我又不要听，没的在你们眼前晃，惹你们讨厌。”

鹦哥拉着她衣袖道：“我老是一个人去不是太打眼了嘛。好妹妹，回来我帮你洗头吧！”

唤茶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，就依你。我要不是可怜你，才懒得理你。谁稀罕你帮我洗头，我又不是没长手。”

鹦哥赧然一笑，两人挽了腰，兴兴头头地走了。

云姨娘在窗户里头看见这两个丫头在院子里说了一会儿话，一径往别院方向而去，因叹道：“丫头们也大了，都该拣个人，发嫁了才是。人一大，心就野了，说些没头没脑的话，不要带坏了小姐。”

翠姨娘歪在一张铁梨木的贵妃榻上，道：“这次来祝寿的有好几家家世不错的，不妨从这里头拣一门好亲，把琬儿嫁了。眼看快二十了，年龄上去，反不好说人家。”

云姨娘合上窗扇，过来陪她坐下，道：“如何不是呢？这也要老爷肯才行哪。不过咱们可以先粗选几个，挑个机会问问，老爷要问起来，我们也有回答的话。”

翠姨娘道：“你看谁家的公子好？我听南浔张家的太太说，他们老爷刚给张家大少爷捐了个二品候补道的官，花了十万两。张家太太又说了他家少爷的年纪品行，有什么爱好，读什么书，我看是有点儿意思。”

云姨娘道：“嗯，这张家少爷算一个。跟我一桌的是湖州的陈太太，她也有意无意提到她家的二公子，今年刚二十，和琬儿同年，他家的宅邸叫‘五昌里’，听说比我家还大上一些。只是这陈二公子没进过学，十三岁进了家里的铺子学生意了。”

翠姨娘摇头道：“家里再有钱，没功名没学问的，老爷是看不上眼的。浙江学政

王家的公子倒不错，家学渊源，已经是中了举的了，因上科主考是他父亲，才回避了没考，不然，就是个进士。”

数着这些世家公子，云姨娘忽然叹道：“家世好学问好的，未必是个有情人。女儿家选夫，家底大致上过得去的，首要的还是要男方的人品好，琬儿过去才不受委屈。你看她整天不说一句话的冷性子，将来受了委屈也只是存在心里，不会为自己争上一争。你就看看她如今的形容，就可以想见将来了。”

翠姨娘也赞同她的说法，道：“姑娘脾气太好，也不是个好事。遇上那不知好歹的，把好性儿当成好欺，宠妾灭妻起来，实是有苦说不出。咱们在这里把这些世家公子拣一遍，谁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也不过是听他们母亲自夸。哪个做娘的不夸儿子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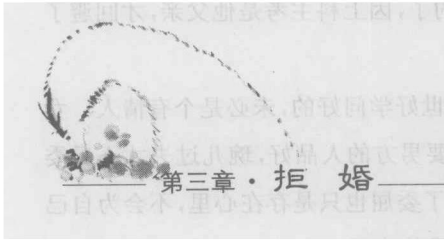
云姨娘忽然问道：“老爷今年请这么多客人，会不会也有择婿的想法？”

翠姨娘想一想，道：“老爷心里想的，谁能猜得出？我看我们还是跟他明说了。刚才说的几家太太，哪个话风里不是透着这个意思？只要我们松一松口，对方马上就会提亲，可老爷没提过，我们哪里敢擅自做主？”

云姨娘道：“所以还得我们来煽煽风。老爷的心思都放在戏上，怕是都没觉得琬儿已经长大。”

翠姨娘道：“这话对，第一步得先让老爷动这个方面的心思。”

两人商议半晌，还是觉得见机行事较好。



第三章·拒婚

乔家的两个姨娘操心着琬小姐的婚事，吴家三少爷吴菊人也在想着那位从未谋面的乔小姐。自那日见了沈九娘穿的戏服，被上面鲜活的花叶牵动了情丝，回来后颠倒不已，暗暗思忖这乔家小姐该是怎样一个灵秀聪慧、幽静清雅的女孩儿，才能做出这样的绣品？又会画，又会绣，从小听昆曲长大，怕不是个杜丽娘似的人物？相貌如何，虽未见过，但大家闺秀，能差到哪里？何况乔老爷本人疏朗轩湛、清瘦爽阔、仪表非凡，交往的人物是沈九娘、琴湘田、余度香这样的美戏优伶，娶的夫人一定也有沉鱼落雁之容、超凡脱俗之姿。照此看来，他的女儿具闭月羞花之貌、冰雪珠玉之神简直是一定的。更何况这样一个顾绣高手娶在家里，吉昌行的绣品定会再上层楼，卖价更高。她的绣品若是送进宫去，讨皇太后欢喜自是不在话下，闲时指点一下绣庄里的绣工，让她们的技艺突飞猛进，对吉昌行的收益岂不是更好？

吴菊人主意打定，便想请何人做媒方能万无一失。寻常那些以保媒说媒为生的肯定入不了乔老爷的眼睛，一事不烦二人，韦仲清韦老爷既和乔老爷伯崦交好，请他去说合，乔伯崦不致会驳他的面子。这么一想，他便叫人备了四色礼仪，亲自捧了，来到韦家，见了下人，说请韦老爷出来，有事相商。

韦仲清听了微觉奇怪，心想和吴家向来没什么交际，这吴老三来见自己是何道理？一边换了衣服，满面堆笑地迎出来，问道：“贤契过访，不知有什么要紧事？请坐，看茶。”

吴菊人却不落座，双手抱拳，一揖到底，笑容满面地道：“有事相求世伯，还望成全则个。”